

晉書 六

列傳

張皇后

夏侯太后

王太后

何曾

張華

夏侯皇后

虞皇后

李太后

歐陽建

安平獻王孚

羊皇后

庾皇后

王皇后

孫鏗

彭城穆王爽

王皇后

杜皇后

陳皇后

羊祜

高密文獻王泰

楊皇后

褚皇后

王皇后

杜預

范陽康王

賈皇后

何皇后

褚皇后

陳騫

濟南惠王

羊皇后

庾皇后

王祥

裴秀

譙剛王

鄭冲

衛瓘

高陽王睦

任城景王陵

卷二十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1  
6

文庫 11  
D 271  
6

Fragment of a label or document, partially obscured and stained.

010190559039

晉書列傳卷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后妃傳上

錢塘鍾人傑教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義。璧爰自夏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

柳田泉文庫

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  
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  
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  
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  
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  
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  
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  
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  
坤二媿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  
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衽席感眺側於弦望則

大似虛土  
似妍美  
似新日

龍。豨。結。纍。宗。周。鞠。爲。黍。苗。鷲。尾。挺。災。隆。漢。隆。其。粉。社。  
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  
挺。性。茂。西。郊。之。禮。容。婉。變。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詖。謁。  
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  
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  
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污。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  
屈。穆。后。一。善。勸。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  
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  
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綈。緇。興。滅。所。  
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臯人也父汪魏粟邑令  
毋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  
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  
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  
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  
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  
進見帝嘗臥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  
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  
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  
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

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爲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尚魏征  
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  
所爲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  
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旣魏氏之甥  
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鳩崩時年二十四葬峻平  
陵武帝登祚初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爲言泰始二  
年始加號謚后無男生五女

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衛上黨太守后  
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后聰敏有才行

晉書列傳 卷一百一十一  
景懷皇后崩景帝更娶鎮北將軍濮陽吳質女見黜  
復納后無子武帝受禪居弘訓宮號弘訓太后秦始皇  
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謚曰穆咸寧四年太后崩  
時年六十五祔葬峻平陵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郟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  
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  
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侍不捨左右衣不解  
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  
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  
惜不爲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其

父益加敬異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  
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  
后事舅姑盡婦道謙沖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  
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  
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  
果反武帝受禪尊爲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公卿重  
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爲衛尉太僕劉原爲太僕宗  
正曹楷爲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  
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  
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謚號泰

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  
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  
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內承  
世胃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喪  
統嗣撫育衆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啓  
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隕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  
蒸蒸未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爲  
縣君依德紀謚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  
何融追謚爲平陽縣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  
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策曰明

孫鑛曰尋  
恒祭詞耳  
未見雅勁

明先后興我晉道暉章淑問以翼皇考邁德宣猷大  
業有造貽慶孤矇堂構是保庶資復顧永享難老奄  
然登遐棄我何早沉哀罔訢如何穹昊嗚呼哀哉厥  
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顧予先皇天立厥配我  
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疆愍予不弔天篤降殃日  
沒明夷中年隕喪煢煢在疚永懷摧傷尋惟景行於  
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  
膺純和淑慎容止質直不渝體茲孝友詩書是悅禮  
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先后勞謙是尚爰  
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謚靜隆化帝

業以創內敘嬪御外叶時望履信居順德行洽暢密  
勿無荒劬勞克讓崇儉抑華沖素是放雖享崇高歡  
嘉未饗胡寧棄之我將曷仰咨余不造大罰荐臻皇  
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冀無後艱凶灾仍集何  
辜于天嗚呼哀哉靈輻夙駕設祖中闈輻輳動軫旣  
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暉進攀梓宮願援素旂屏  
營窮痛誰告誰依訴情贈策以舒傷悲尚或有聞顧  
予孤遺嗚呼哀哉其後帝追慕不已復下詔曰外曾  
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鄭劉二從母  
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遺旨涓陽之感永懷靡及  
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爲鄉君邑各五百戶太康七年  
追贈繼祖母夏侯氏爲滎陽鄉君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文宗見  
外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  
養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  
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  
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  
王軌惠帝秦獻王東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卽位  
立爲皇后有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  
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許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



趙俊納俊兄虞女粲於後宮爲夫人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畱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正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

諸葛沖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秘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充豫四州二十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泣許之泰始十年崩于明光殿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詔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殂隕痛悼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崇儉約初不有言近垂困說此意情亦愍之其使領

前軍將軍駿等自充改葬之宜至時主者供給塋事  
賜謚母趙氏爲縣君以繼母段氏爲鄉君傳不云乎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亡者有知尚或嘉之於是  
有司卜吉窆窆有期乃命史臣作哀策敘懷其詞曰  
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譽  
二妃與媯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  
嗚呼哀哉我應圖籙統臨萬方正位于內寔在嬪嬙  
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豐陽奕世豐衍  
朱紉斯煌續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  
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

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  
望齊無主長去烝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  
陵兆旣窆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過密  
階庭空虛設祖布紼告駕啓塗服翬綸狄寄象容車  
金路掩藹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躇銘旌樹表  
巽柳雲敷初初同軌岌岌烝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  
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謚  
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  
嗚呼哀哉乃葬于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

別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爲皇后婉嫔有婦德美暎椒  
房甚有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后率  
內外夫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妃賈  
氏妬忌帝將廢之后言於帝曰賈公閭有勲社稷猶  
當數世宥之賈妃親是其女正復妬忌之間不足以  
一青掩其大德后又數誠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因  
以致恨謂后搆之於帝忿怨彌深及帝崩尊爲皇太  
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  
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  
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旣

死詔使後軍將軍荀裒送后于永寧宮特全后母高  
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后諷羣公有司奏曰  
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  
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  
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  
奉詔可宣勅王公於朝堂會議詔曰此大事更詳之  
有司又奏駿籍外戚之資居冢宰之任陛下旣居諒  
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內爲  
唇齒叶同逆謀禍釁旣彰背捍詔命阻兵負衆血刃  
宮省而復流書募衆以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絕

晉書列傳 卷一  
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降  
配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爲太  
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爲不母於聖世  
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  
貴終之恩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與駿潛  
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  
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  
人遣使者以大牢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  
國之望至于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  
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

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  
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龐與庶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  
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  
請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  
餘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時年三十四在位十五年  
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而嬪之施  
諸厭劾符書藥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  
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  
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  
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

晉書列傳 卷一  
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鯀殛禹興義存不替者乎又  
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  
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  
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  
思祗肅禋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議伏  
見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  
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爲  
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  
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卽位盡誅諸竇當  
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

事十年義不敢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  
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頌議悼后故事稱繼母  
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  
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於弘訓之宮  
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  
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爲非則譜謚宜闕未  
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  
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  
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祠於世祖之廟也會  
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

書謝廣光祿勳留擢丹楊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  
騎常侍鄧逸等咸從潭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  
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  
文因爲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  
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  
識兮謬忝廁於紫廬非草苗之所處兮恒怵惕以憂  
懼懷思慕之忉忉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沈積  
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憤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  
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

此賦懷婉  
絕少

霜皚皚而依庭日晡暖而無光兮氣惻慄以冽清懷  
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變兮每  
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  
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  
覩而莫因仰行雲以獻歎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  
之哀感兮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  
而踰月况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  
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爲他人永  
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眺心  
不自聊泣漣漣兮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後

晉書列傳 卷一  
為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思常居薄室  
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  
侍聽無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曰惟泰始十  
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  
適殷姜妣歸周宣德中闡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  
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室伉儷  
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卽陰六宮號咷四海  
慟心嗟余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  
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  
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耀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

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  
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  
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娉  
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闈惟德是將鳴珮有節發言  
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  
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禮斯勞于敬  
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充廣弘仁終溫  
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羣妾惟仰譬彼  
北辰亦旣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修成  
蚕族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祗奉宗廟永言

晉書列傳  
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惟衛  
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軌亦能有亂謀及  
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恩從  
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  
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妊姁訓邁姜嫄堂堂  
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支菴藹四海  
蔭焉徽斯皇妣孰茲克臻曰乾蓋聰曰聖允誠積善  
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  
之齡云胡不造于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  
騁術扁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旣離載昏

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  
不寐僻踊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  
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涕雨零歔歔不已若喪  
所生惟帝與后契濶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  
傷后早卽窀穸言斯旣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寔聰  
寔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穢無  
珍寶哈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此  
斷絕庭宇過密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虛置衣衾人亦  
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沈豐奠日陳冀魂  
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



晉書列傳 卷一 十四  
龜筮龜筮襲吉爰定爰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于以  
今日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輿  
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  
丹章隱隱轎軒弁經總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  
伋伋旌旒翩翩輓童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  
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峩峩層阜重阿弘高  
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揆亡明神  
所嘉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  
卿士雲會星布羣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  
云曙百祗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臨同哀並慕涕如

連雲淚如湛露崩闔既闔窈窕冥冥有夜無晝曷謂  
其明不封不樹山坡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  
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卹儵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  
若抽逼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  
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  
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溫元后寔宣慈焉撫育  
羣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垂萬  
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而焉咸寧  
二年納悼后芬於座受詔作頌其辭曰峩峩華嶽峻  
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

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含聰履詰岐  
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榮越在幼沖休有令名飛  
聲八極翕習紫庭超姪邈姪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  
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  
后戾至車服暉映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函  
夏同慶翼翼聖皇叡詰孔純愍茲狂戾闡惠播仁蠲  
釁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罔  
圉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載悅典  
順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燭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  
播甘雪玄雲晻藹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瞻

睨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永綏及帝女萬年  
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  
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  
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並行於世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  
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旣入選  
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  
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嬪帝每有  
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  
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

孫鑿曰絳  
紗繫臂竹  
葉引車二  
事俱韻

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  
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汗灑地而引帝車然  
芳最蒙愛幸始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  
帝嘗與之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  
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  
色芳生武安公主

諸葛夫人名婉琅邪陽都人也父冲字茂長廷尉卿  
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宮帝臨軒使使持節洛陽令司  
馬肇拜爲夫人兄銓字德林散騎常侍銓弟玫字仁  
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婦弟周穆清河王暉之舅也未

嘉初穆與玫勸東海王越廢懷帝立暉越不許重言  
之越怒遂斬玫及穆臨刑玫謂穆曰我語卿何道穆  
曰今日復何所說時人方知謀出於穆非玫之意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時父充別有傳初  
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  
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  
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  
元后固請苟顓苟勗並稱充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  
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  
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

太子妃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故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反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踧躅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殿上皆稱萬歲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

了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克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闔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生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並以才望居位與楚王瑋東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侷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衛瓘等表繇徙帶方奪楚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

禍及已乃與裴頌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  
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  
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  
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踈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  
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  
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  
帷內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忽見  
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卽以香湯見浴好  
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  
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其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

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慙笑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  
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及河東公主  
有疾師巫以爲宜施寬令乃稱詔大赦天下初后詐  
有身內橐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  
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  
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嗟峩前至三月  
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  
后使加慈愛賈謐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  
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  
封宜城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

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為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為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於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為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

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為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為人所略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鄴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並見外戚傳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成都王穎伐長沙王又以討玄之爲名又敗穎奏廢后爲庶人處金墉城陳眘等唱伐成都王太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顥矯詔以后屢爲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勅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祊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跂踵之心人想鑾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耶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誼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

乘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顛見表大怒，乃遣陳頴、呂朗東收暎暎，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會帝崩，后慮太弟立爲嫂，叔不得稱太后，催前太子清河王覃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卽位，尊后爲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

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慮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寵愛之，生曜二子而死，僞謚獻文皇后。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玖爲淑。



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  
玖亦被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印綬  
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諱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宮拜中才  
人早卒懷帝即位追尊曰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祖威兗州刺史父  
莊字仲容淮南太守清明亭侯妃生自華宗幼而明  
慧琅邪武王為世子覲納焉生元帝及恭王薨元帝  
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國初有  
讖云銅馬入海建鄴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

於江左焉

音義

夙

反

虛政

響

反

苦沃

眺

反

漢書音吐彫

龍

反

史記音侯其

龍

反

字林丑之

焉

反

粉

音

恚

反

於避

術

反

古文

轎

音

窀

反

窀

反

王

假

音

焉

居

為

輦

音

暍

反

鳥咸

妻

反

所甲

慙

反

於計

慙

反

同

要

募

要

募

二

音

泯

反

武盡

怛

反

上音

刀

懂

反

尺容

慙

反

上音

聊

禔

反

又

曠

福

反

上氏

以反

妊

反

如林

聃

反

他

乞

反

許訖

輓

音

萬

又

曠

反

曠

現

也

一見

反

說文

暉

星

無雲

暫見

桴

反

勅居

珧

音

晚

又

珧

音

晚

籟

音

號

象

桃

二音

漣

音

漣

而

漣

音

漣

音

漣

音

漣

音

漣

音

漣

晉書列傳卷一終

晉書列傳卷二

后妃傳下

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父豫見外戚傳  
帝爲琅邪王納后爲妃無子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  
五帝爲晉王追尊爲王后有司奏王后應別立廟令  
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修飾陵上屋以爲廟  
太興三年冊曰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祇順昊  
天成命用陟帝位悼妃夙歿徽音潛翳御于家邦靡  
所儀刑陰教有虧用傷于懷追號制謚先王之典今  
遣使持節兼太尉萬勝奉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

晉書列傳 卷二  
魂而有靈嘉茲寵榮乃祔于太廟葬建平陵太寧中  
明帝追懷母養之恩贈豫妻王氏爲邳陽縣君從母  
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爲平陽縣君  
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  
哀由是爲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爲帝所譴  
漸見疎薄及明帝卽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  
年帝迎還臺內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重同於太后  
咸康元年薨詔曰朕少遭憫凶慈訓無稟撫育之勤  
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惟平昔感痛  
哀摧其贈豫章郡君別立廟于京都

明穆庾皇后諱文君潁川鄆陵人也父琛見外戚傳  
后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聞之聘爲太子妃以德行見  
重明帝卽位立爲皇后冊曰妃庾氏昔承明命作嬪  
東宮虔恭中饋思媚軌則履信思順以成肅雝之道  
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美朕夙罹不造煢煢在疚羣  
公卿士稽之往代僉以崇嫡明統載在典謨宜建長  
秋以奉宗廟是以追述先志不替舊命使使持節兼  
太尉授皇后璽綬夫坤德尚柔婦道承姑崇粢盛之  
禮敦螽斯之義是以利在永貞克隆堂基母儀天下  
潛暢陰教鑒于六列考之篇籍禍福無門盛衰由人

雖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歟及成帝卽位尊后曰  
皇太后羣臣奏天子幼沖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  
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嘗詔  
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司奏請追  
贈后父及夫人母丘氏后陳讓不許三請不從及蘇  
峻作逆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時年三十二  
后卽位凡六年其後帝孝思無極贈琛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母丘氏安陵縣君從母荀氏永寧縣君何  
氏建安縣君亮表陳先志讓而不受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

三世貞曰  
句不致

父又見外戚傳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康二年備禮  
拜爲皇后卽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羣臣畢賀晝漏  
盡懸籥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  
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  
陽縣爲廣陽縣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  
一臨內官且一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  
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  
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  
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時况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  
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唯潔掃而已不得施

鍾人傑曰  
祀事冷而

塗車芻靈。有司奏造凶門柏歷。及調挽郎。皆不許。又禁遠近遣使。明年元會有司奏廢樂。詔廢管絃。奏金石如故。孝武帝立。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爲廣德縣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有寵。生哀帝。及海西公。始拜爲貴人。哀帝卽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溫議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彪議應曰。太夫人。詔崇爲皇太妃。儀服與太后同。又詔朝臣不爲太妃敬。合禮典。下太常。江迥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興寧元年。薨。帝欲服重。江彪啓應。總麻三月。詔欲降爲朞年。彪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也。父哀。見外戚傳。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爲琅邪王妃。及康帝卽位。立爲皇后。封母謝氏爲尋陽鄉君。及穆帝卽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沖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誕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寔

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媽淑美關睢臨朝攝政以寧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一日萬機事運之期天祿所鍾非復沖虛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並亦臨朝近明穆故事以爲先制臣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羣黎更生太后詔曰帝幼沖當賴羣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奏懇到形于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羣情固爲國計豈敢執守沖闈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有司奏謝夫人旣封荀卞二夫人亦應追贈皆后之前母也太后不許太常殷融議依鄭玄議衛將軍哀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尚義謂父尊盡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議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明臣皆敬哀焉帝旣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沖皇緒之微眇若贅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

晉書列傳 卷二  
僂俛敬從弗違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羣后之力  
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  
政一依舊典於是居崇德宮手詔羣公曰昔以皇帝  
幼沖從羣后之議既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  
沉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  
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  
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筭戮力  
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  
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  
后復臨朝稱制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

魏翁曰  
驚歎依然

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戶前視奏  
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云未亡人  
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始呈詔草慮太后  
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溫大喜簡文帝卽  
位尊后爲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沖桓溫又薨  
羣臣啓曰王室多故禍艱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  
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上雖聖資竒茂固天誕縱而  
春秋尚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  
德應坤厚宣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美  
化洽在昔謳歌流詠播溢無外雖有莘熙殷姪奴隆

音書及傳 卷二  
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  
心日月夫隨時之義周易所尚寧固社稷大人之任  
伏願陛下撫綜萬機釐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  
不勝憂國喁喁至誠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  
覽省啓事感增悲歎內外諸君並以主上春秋沖富  
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  
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啓但闇昧之闕望盡  
彌諧之道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旣冠乃詔曰皇帝婚  
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  
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年崩于顯陽

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太后於帝爲從嫂朝議  
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  
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  
道矣服后以齊母之義也魯譏逆祀以明尊卑今上  
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  
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朞從之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潯人也父準見外戚傳以  
名家膺選升平元年八月下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  
叅軍何琦混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  
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



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琦答曰前太尉叅軍都鄉侯冀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採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聞教訓承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領軍洽持節奉冊立爲皇后后無子哀帝卽位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桓玄篡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哀感路人玄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事耶乃降后爲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及劉裕建義殷仲文奉后還京都下令曰戎車屢警黎元阻飢而饜御豐

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游過后時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永興三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太原晉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哀帝卽位立爲皇后追贈母爰氏爲安國鄉君后在位三年無子興寧二年崩廢帝孝庾皇后諱道憐潁川鄆陵人也父冰自有傳初爲東海王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太和六年崩葬于敬平陵帝廢爲海西公追貶后曰海西公夫人太元九年海西公薨于吳又以后合葬于吳陵

晉書列傳卷三十一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爲冠族祖  
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  
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  
舅濮陽吳氏元帝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  
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  
女雖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爲琅邪王夫人  
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  
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衰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  
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  
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

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衰爲尚書郎以愷后  
意后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  
爲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皆母事之帝崩后稱  
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爲琅邪王制服  
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  
相諸葛願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  
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敘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  
亦還復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  
志乃徙琅邪王爲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  
文帝卽位未及追尊臨崩封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

晉書列傳卷之九  
會稽國奉太妃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於是立廟於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羣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於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佞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簡文順王皇后諱簡姬太原晉陽人也父遐見外戚傳后以冠族初爲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爲世子永和四年母子並失帝意俱被幽廢后遂以憂薨咸安二年孝武帝卽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平陵追贈后父遐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孝武文李太后韓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俱天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

晉書列傳 卷二  
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答曰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旣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

帝初卽位尊爲淑妃太元三年進爲貴人九年又進爲夫人十二年加爲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會稽王道子啓母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皇太妃純德光大休祐攸鍾啓嘉祚於聖明嗣徽音於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八月辛巳帝臨軒追兼太保劉耽尊爲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卽位尊爲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兼

晉書列傳 卷二  
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  
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母之所生體  
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追服無屈而緣情立制  
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  
哀三年從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齊衰碁永安皇后一  
舉哀於是設廬於西堂凶儀施于神獸門葬脩平陵  
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諱法慧哀靖皇后之姪也父蘊見外  
戚傳初帝將納后訪于公卿于時蘊子恭以弱冠見  
僕射謝安安深敬重之既而謂人曰昔毛嘉恥於魏

朝楊駿幾傾晉室若帝納后有父者唯廕望如王蘊  
乃可既而訪蘊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寧康三年  
中軍將軍桓冲等奏曰臣聞天地之道蓋相溷而化  
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形彝倫攸  
敘靈根長固本枝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塗  
山作儷而夏族以熙妊姒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秋  
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  
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胄美善先積臣等叅議可以  
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母儀天下於是帝始  
納焉封蘊妻劉氏爲樂平鄉君后性嗜酒驕妬帝深

惠之乃召蘊於東堂具說后過狀令加訓誡蘊免冠謝焉后於是少自改飾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葬隆平陵

安德陳太后韓歸女松滋潯陽人也父廣以倡進仕至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宮爲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神主祔于宣太后廟陵曰熙平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琅邪臨沂人也父獻之見別傳母新安愍公主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爲太子妃及安帝卽位立爲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於徽音殿時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爲皇后生海鹽富陽公主及帝禪位于宋降爲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時年五十三祔葬冲平陵

史臣曰方祗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軌配義曜以齊明故知陽燧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以靈根式固寔資於此宣穆閱禮偶得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

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  
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  
稟質天縱其器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  
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頌鳩羽於  
離明衰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  
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總百官于  
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機於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  
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屨各免華  
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遜以克終所幸實為多  
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妹升夷癸襄進亡幽家邦  
典滅職此之由穆弓沉斷忘情執爨故劍辭恩池蒲  
起嘆崇化繁祉肇基商亂二楊繼寵福極灾生南風  
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廢主持尺  
威帝契濶終罹殷憂以斃芬實窈窕芳菲婉嫕呂妾  
變羸黃姬化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  
奪紫

音義

邴陽音云母丘無字姥莫補反彪布蚩反又匡恇然音濼音  
有娠音申陰沴音辰器語申反鏑音的化芊彌爾反事見史記春申君傳又

晉書列傳卷二終

米音

晉書列傳卷三

王祥

第覽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  
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  
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  
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  
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  
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  
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  
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



晉書列傳卷之三  
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卽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母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獄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旣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人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祚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

職帝新受命虛已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冲等耆艾  
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  
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  
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  
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  
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  
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  
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  
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  
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簾褥以舍人六人爲

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  
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  
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令訓子  
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  
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  
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  
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  
皆勿以歛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甕石勿起墳隴穿  
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  
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糝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

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  
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  
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  
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  
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  
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  
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  
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  
萬。布帛百匹。時文明皇太后崩。始喻月。其後詔曰。爲  
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爲之感傷。要未得特敘

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  
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歎  
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  
及與之言。理致清達。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  
肇夏馥烈芬肇孽庶夏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  
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謚曰孝子。根  
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  
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爲祥所愛。  
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  
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

達吾二子有焉。

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醜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卽丘子邑六百戶泰始末除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

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爲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門施五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謚曰貞有六子裁基會正彥琛

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瑋國子祭酒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

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裁子導。別有傳。

### 鄭冲

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存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爲太子。搜揚側陋。命冲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冲以儒雅爲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篋食緼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

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卽位。拜太保。位在三公之上。封壽光侯。冲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冲。然後施行。及魏帝告禪使。冲奉策。武帝踐祚。拜太傅。進爵爲公。頃之。司隸李憺中丞侯史光奏。冲及何曾荀顗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帝不許。冲遂不視事。表乞骸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冲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

任克平宇宙推述勲勞歸美三俊遂與功臣剖符作  
誓藏之宗廟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勲藩翼王室者  
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雋與之斷金遂濟時  
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鄭冲太保朗陵公何曾太  
尉臨淮公荀顛各尚德依仁明允篤誠翼亮先皇光  
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衛將軍鉅平侯羊祜  
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  
五服五章哉其爲壽光朗陵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郎  
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  
侯比九年冲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

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  
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  
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  
大烈可謂朝之雋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  
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  
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  
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  
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  
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  
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

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願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祗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簾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明年薨。帝於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秘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成。咸寧初。有司奏冲與安平王孚等十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初。冲與孫邕。曹羲。荀顛。俱嬰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

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冲無子。以從子徽爲嗣。位至平原內史。徽卒。子簡嗣。

### 何曾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少襲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爲平原侯。曾爲文學。及卽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爲國者。以清靜爲基。而百姓以良吏爲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

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爲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爲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爲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叅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項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會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叅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



晉書列傳卷三十一  
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迥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爲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忌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內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母憂去官。嘉平中爲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

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母丘儉誅子甸。妻荀應坐死。其族昆顛。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甸其命。詔聽離婚。

荀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詣會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法乞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會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爲當遂改法語在刑法志會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年中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會盛爲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旣出又過其子劭會先勅劭曰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停帝良久會深以謹劭曾見崇重如此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爲晉王

曾與高柔鄭冲俱爲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主人猶揖而已武帝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沉等勸進踐祚拜太尉進爵爲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曰蓋謨明弼諧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訓克咸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曾立德高峻執心忠亮博物洽聞明識弘達翼佐先皇勲庸顯著朕纂洪業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于朕躬實佐命興化光贊政道夫三司之任雖左右王事若乃予違汝弼匡獎不逮則存乎保傅故將明衮職未如用又厥辟之重其以曾爲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領司徒曾固

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乃視事進位太傅曾以老年屢乞遜位詔曰太傅明朝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不可久勞耆艾其進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篔簹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勅以常所飲食服物

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謚爲繆醜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謚爲元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旣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隸校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

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苟何君子之宗也又曰穎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穎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穎昌侯見之矣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恣無度帝以其

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華侈以銅鑿敲引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爲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曾甲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爲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嗣

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爲王太子以劭爲中庶子及卽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古謝焉咸寧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

高令袁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中尚書惠帝卽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故盛選六傅以劭爲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後轉特進累遷尚書左僕射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劭爲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恚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雖

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所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強易弱粲乃止遵字思祖劭庶兄也少有幹能起家散騎黃門郎散騎常侍侍中累轉大鴻臚性亦奢怵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爲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爲魏郡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綏機

美嵩字泰基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清  
官領著作郎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  
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  
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興濟  
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  
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  
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  
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  
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  
其大聖乎機為鄒平令性亦甚敏責鄉里謝鯤等拜

機不以為慙美為離狐令印  
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  
其大聖乎機為鄒平令性亦甚敏責鄉里謝鯤等拜

石苞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  
不修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  
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  
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  
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  
鄴事久不決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  
容儀偉麗  
雙縣召為  
人為御司  
人曰子後  
入被使到  
元儒名知

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疾多居鄴下尚書丁謚貴領一時並較時

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兖州刺史周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迎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衆而退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

晉書及傳 卷三 十六  
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  
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  
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  
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  
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祚遷大  
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自諸葛誕破  
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  
又以威惠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謠  
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  
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

至武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爲  
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過水以自固帝聞之謂  
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  
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爲尚書  
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  
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過水勞擾百姓策免其  
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勅征  
東將軍琅邪王佃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  
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  
第苞自耻受任無效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廩上



書理苞帝詔曰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歷可紀宜掌教典以贊時政其以苞爲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折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爲弘厚不宜擢用詔曰吳人經脆終無能爲故疆場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昔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青而掩大德哉於是就位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上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爲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以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爲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辦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大車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

策謚曰武咸寧初詔苞等並爲王功列於銘饗苞豫  
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  
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歛以時服不  
得兼重又不得飯哈爲愚俗所爲又不得設牀帳明  
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  
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况於合禮典者耶諸  
子皆奉遵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  
浚僑崇以統爲嗣統字弘緒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  
子頤爲尚書郎越字弘倫早卒喬字弘祖歷尚書郎  
散騎侍郎帝旣召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慚色

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又以  
有穢行徙頓丘與弟崇同被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  
成都王穎之起義也以超爲折衝將軍討孫秀以功  
封侯又爲振武將軍征荊州賊李辰穎與長沙王又  
相攻超常爲前鋒遷中護軍陳眎等挾惠帝北伐超  
走還鄴穎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超逼帝幸鄴  
宮會王浚攻穎於鄴穎以超爲右將軍以距浚大敗  
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遷長安河間王頤以超領北中  
郎將使與穎共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將軍  
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爲豫州刺史劉

喬繼援范陽王虓逆擊斬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爲  
太傅越叅軍浚字景倫清儉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  
黃門侍郎爲當世名士早卒儁字彥倫少有名譽議  
者稱爲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慧勇而有謀  
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  
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能名入  
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  
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兄統  
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旣而見原以

宗不諳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曰臣兄統  
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  
心有以垂察近爲扶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隸中丞等  
飛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跼蹐憂心如  
悸駿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  
所惡易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  
自申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  
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  
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誦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  
聽四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勲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

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  
卽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  
伏度奏御之日慙經天聽此月二十日或被蘭臺禁  
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宴然私門曾不陳謝復  
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  
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  
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析薪以答萬分  
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  
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竈實愧王孫隨巢子稱  
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  
罪黜無所多言由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  
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  
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  
於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  
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  
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  
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  
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  
將猶有致恩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  
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太晉卜世之數未知其

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  
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  
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  
古典尚當依準舊章書奏弗納出爲南中郎將荊州  
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鳩鳥雛  
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鳩鳥不得過江爲司隸校  
尉傅祇所糾詔原之燒鳩於都街崇頓悟有才氣而  
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徵爲大  
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頃拜太僕出爲征虜將  
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

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徐州  
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爲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尉與  
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  
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豐積  
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絁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  
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  
靡相尚愷以糴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  
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  
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  
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

王世貞曰  
所說物自  
實錄後

晉書列傳 卷三  
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怛然自失矣。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蒔、壘，嘗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為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蒔、壘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本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踰轅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

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聲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照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

晉書列傳 卷三  
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釋  
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  
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  
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  
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  
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罔以圖  
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  
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  
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  
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  
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  
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  
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其族  
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  
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祚詔以卿禮葬之  
封崇從孫演爲樂陵公荀曾孫樸字玄真爲人謹厚  
無他材藝沒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  
爲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  
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時人爲之語  
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今尚書郎馮

朔太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年三十餘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孫鑠

孫鑠字巨鄴河內懷人也少樂為縣吏太守吳奮轉以為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為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為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車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為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

尚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為當時所稱

史臣曰若夫經為帝師鄭冲於焉無愧孝為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霍靡列於疑。汙之晨錦障。透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賈曰鄭冲含素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何石

孫鑠口俊  
遠不減江  
類



殊操芳餌標奇帝風流靡崇心載馳矜奢不極寇害  
成貲邦分身墜樂往哀隨

音義

砥	<small>音止</small>	睢	<small>音雖</small>	簞	<small>徒玷反</small>	甍	<small>蒲歷反</small>	奩	<small>音廉</small>	糈	<small>平秘反</small>	殺	<small>所芥反</small>	醜
直任		簞	<small>音丹</small>	憊	<small>音武</small>	紕	<small>音黜</small>	句	<small>音蓋</small>	醉	<small>音昨</small>	燕	<small>見二音</small>	坼
反		獸	<small>上直</small>	綱	<small>下直</small>	瑩	<small>鳥定反</small>	鬲	<small>音車</small>	較	<small>音角</small>	撓	<small>奴效反</small>	眈
		許交		憊	<small>其季反</small>	粘	<small>與之反</small>	澳	<small>當沒反</small>	壑	<small>郎奚反</small>			

晉書列傳卷三終

晉書列傳卷四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  
並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衛上黨太守祜  
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  
禮事叔父耽甚謹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  
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旣而去莫知  
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二寸美鬚眉善談  
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  
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

至世貞曰  
問答語皆  
恬雅

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祐  
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祐  
曰常識卿前語祐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  
此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祐獨安其室恩禮  
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慕寢頓十餘年以  
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為大將軍辟祐未就公  
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貴鄉公  
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道以忤意見斥祐  
在其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焉陳留王立賜爵關中  
侯邑百戶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徙秘書監

鍾人傑曰  
蘇長公不  
可得而親  
其可得而  
深之耶何  
以此語衍

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鍾會有寵而忌祐亦  
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  
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  
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  
封郡公邑三千后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為侯置郎  
中令備九官之職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曰夫總齊  
機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祐執德清劭忠亮純茂  
經緯文武謇謇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總樞機之  
重非垂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祐為尚書右  
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

望祐每讓不處其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祐為都督  
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祐率營兵  
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  
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  
之多毀壞舊府祐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  
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祐  
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  
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祐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  
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  
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祐在軍常輕裘緩

明政者曰  
當思廣之  
刀斗不鳴  
祐之極矣  
屢帶軍中  
開致蓋家  
不易得

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  
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檠當營門曰將軍  
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  
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祐上表固讓曰臣  
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  
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  
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  
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  
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

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卽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

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繫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有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祐迎闡。祐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尅。闡竟爲抗所擒。有司奏祐所統八萬

晉書列傳卷四  
餘人賊衆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控劍皆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坐貶爲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爲庶人，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顛等來降，二兒之父

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歛。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覆，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

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祜貞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統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

于世貞曰  
江當叶紅

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衝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

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昔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塞關，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烏樓

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

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封祜爲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祜每被登進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祜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謹議昔焚其



晉書列傳 卷四  
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太過者。祐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女夫嘗勸祐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祐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祐常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祐，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祐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无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

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不能詰祐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魁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代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今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爲後患

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詔曰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祐蹈德冲素恩心清遠始在內職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右王事入綜機密出統方

岳當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祐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祐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祐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祐甥齊王攸表祐妻不以侯歛之意帝乃詔曰祐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初文帝崩祐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爲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祐乃止祐所著文章及爲老子傳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荊州人爲祐諱名

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祐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叅佐劉僧趙寅、劉彌孫、勃等，賤請預曰：「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祐叅同庶事，祐執德冲虛，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佇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模，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

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限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爲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憇，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况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曰：「祐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祐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

晉書列傳 卷四  
策告祐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祐昔吳爲不恭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祐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揚王化內經廟略著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謀有全策昊天不弔所志不卒朕用悼恨於厥心乃班命羣帥致天之討兵不踰時一征而滅疇昔之規若合符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彝典宜增啓土宇以崇前命而重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賜帛萬匹穀萬斛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全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卽詣鄰人

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祐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祐兄子暨爲嗣暨以父沒不得爲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爲祐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爲鉅平侯奉祐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武太元中封祐兄玄孫之子法興爲鉅平侯邑五千戶以桓玄黨

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訟之曰臣聞咎繇  
亡嗣臧文以爲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  
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祜明  
德通賢國之宗主勲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  
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繼愚謂鉅平封  
宜同鄴國故太尉廣陵公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因  
逆爲利竊饗大邦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因而不奪  
今王道維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國宜在削除  
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旣被橫害乃進茅土始  
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名臣多非墜終瓘功德無殊  
而獨受偏賞謂宜罷其郡封復邑菑陽則與奪有倫  
善惡分矣竟寢不報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  
督淮北護軍初發與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母度不  
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高  
陽相倫弟暨陽平太守暨弟伊初爲車騎賈充掾後  
歷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宛爲張昌所殺追  
贈鎮南將軍祜伯父祕官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  
守祕孫亮字長玄有才能多計數與之交者必僞盡  
款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非其實也初爲太傅楊駿  
叅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

晉書列傳卷四  
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爲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爲駿慙而止累轉太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自安奔于并州爲劉元海所害亮弟陶爲徐州刺史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典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位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

秦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秦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倚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秦始皇中守河南尹預

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有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筭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摠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乙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



例薦例之理，卽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占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司隸校尉石鑿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石鑿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鑿大怒。

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關，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典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鑿自軍還，論功不實，爲預所糾，遂相讐恨，言論誼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旣葬，帝及羣臣卽吉，尚書奏皇

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不制從之預以時曆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少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歌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嗣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

晉書列傳  
卷四  
十八

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  
曰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  
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  
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  
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  
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  
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  
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  
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  
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  
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  
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  
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  
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  
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  
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特恩不慮後難故  
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  
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  
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  
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

晉書列傳 卷四  
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叅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竒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竒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

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圍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

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旣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爲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瘵，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瘵，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旣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共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志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

泮官，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以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沮洳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爲後

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諱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旣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

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飲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預先爲遺令曰古不合塋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

祭義曰關  
心慕之意  
語詰名通

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也。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功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

八城曰  
已致  
與許有  
世

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齊。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歛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

錫字世敬。少有盛名。起家長沙王。又文學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斜箸。錫常所坐處。輒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者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

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為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拒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政，遷吏部郎。陽城太守不拜，仍遷尚書左丞。年四十八卒，贈散騎常侍。子又嗣在。外戚傳。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呈貺。羊公起乎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懸。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有

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與。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狗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擅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贊曰：漢地西險，吳江左迴。羊公思信百萬歸來，昔之誓旅懷經，罕素元凱。文場稱為武庫。

音義

識音志和道音由戊邏盧箇反統了感反塞居華反楯食允反譁



音 禪 類 卑 滢 清 左傳曰夾滢而軍杜六滢水有魯

花 反 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滢音雉

字林曰清水出鄴縣西北山中刊音

南入漢鄴離字亦同滢音育 刊音 看

晉書列傳卷四 終

晉書列傳卷五

陳騫 子典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為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為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

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鄴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爲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悝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爲國之耻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爲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羗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舍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累處方任爲士庶所懷旣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袞冕之服詔曰騫元勲舊德統父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今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爲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軍鼓吹皆如前

親兵百人厨田十頃厨園五十畝厨士十人器物經  
用皆畱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  
何故事騫累稱疾辭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諮詢  
方賴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常侍諭意  
騫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  
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  
公還第帝以其勲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  
乘輿上殿騫素無蹇愕之風然與帝語傲及見皇太  
子加敬時人以爲諂第稚與其子輿忿爭遂說騫子  
女穢行騫表徙第以此獲譏於世元康二年薨年八

十一加以袞歛贈太傅謚曰武及陞帝於大司馬門  
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嗣爵  
輿字顯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遷黃門侍郎歷將校  
左軍將軍大司農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爲河內太  
守輿雖無檢正而有力致尋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  
散騎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武帝以騫玄孫  
襲爵卒弟子浩之嗣宋受禪國除

裴秀

子頴 從弟楷 楷子憲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  
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

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  
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  
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  
止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母丘  
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  
靜守真性入道與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  
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太  
府光昭盛化非徒子竒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顏冉之  
美爽乃辟爲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  
以故吏免頃之爲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

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  
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豫  
叅謀畧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戶常  
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  
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顛定禮儀賈充正  
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  
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  
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初文帝未定嗣而屬  
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  
竒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旣茂天表

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卽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沉、衛將軍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熹復上言：「驕都尉劉尚爲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勲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曰：「夫

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詰，苟非其人，官不虛備。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遠。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業，勲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其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畱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摭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

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其岷。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固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閭。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度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

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勲業弘茂方將宜獻敷制爲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四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書

記符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旣疾篤不起謹重尸啓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王公配享廟庭有二子濬頤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惠別封高陽亭侯以濬少弟頤嗣

頤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

晉書列傳 卷五  
丞周弼見而歎曰。顧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卽顧從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勲。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顧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顧襲爵。顧固讓不許。太康二年。徵爲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卽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初。顧兄子憬爲白衣。顧論述世勲。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顧。問太傅所在。顧給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顧曰。宜至廷尉。豫從。顧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顧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

昌侯。顧請以封憬。帝竟封顧。次子該。顧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王。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顧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旣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勛之志。鑄鐘鑿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顧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顧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量乖互。所可傷天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



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頴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頴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頴爲言談之林藪頴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授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爲言覽之者莫不寒心頴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頴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頴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頴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頴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頴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頴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頴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嘗有能自

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  
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  
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  
云晷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  
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晷單傳說祖已樊仲赤隆中  
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  
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厚親以致  
不靜昔踈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  
况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踈者以明  
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卽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

時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顧諫曰東宮之  
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匡嵩  
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  
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  
子之廢也願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顧深患時  
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  
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  
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  
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曰夫總混群本宗極之道  
也方以俗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

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大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謂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實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群生。訓物垂範。於是乎

鍾人條曰  
是子書語

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也。乃若滯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

况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辨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梁其衆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良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良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惑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釁

注續曰推  
勸極細

與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減。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胃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寇。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永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卑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頗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願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畧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

馮慶禎曰  
此論更勝

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墮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三  
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頗甚惡之。倫數求官，頗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爲倫所

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彤、東海王越稱，頗父秀有勲，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頗本官改葬，以卿禮。謚曰成。以嵩嗣爵爲中書黃門侍郎。該出後，從伯畿爲散騎常侍，並爲乞活賊陳午所害。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爲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

晉書及傳 卷五  
者忘倦武帝為撫軍妙選僚家以楷為參軍事吏部  
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  
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為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  
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  
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  
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十世數多少而得一帝  
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  
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  
天下貞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  
遷散騎常侍內河太守入為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

世懋曰  
故自應  
貞曰

不與之

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  
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  
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  
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  
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  
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巖  
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  
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  
安於毀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  
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

晉書列傳卷五十一  
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  
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  
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  
爲言帝乃出充爲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  
吳之後帝乃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  
五之風次叙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歎服焉  
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旣執政  
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  
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  
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

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  
太宰亮稱楷真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  
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加散騎常儻瑋怨  
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爲尚書楷長子與  
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出外鎮除  
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  
詔誅亮瓘瑋以前奪已中候又與亮權婚親密遣討  
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於妻父  
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瑋旣伏誅以  
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



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爲楷請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於物昔爲常侍求出爲河內太守後爲侍中復求出爲河南尹與楊駿不平求爲衛尉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深憂之光祿勲缺以爲可用令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無爲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勿違其志要其遠濟之益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其神儻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

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曰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謚曰元有五子與瓚憲禮遜

輿字祖明少襲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謚曰簡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爲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誅爲亂兵

所害

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閩者數年陳郡謝鯤穎川庾敳皆雋朗士也見而竒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爲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爲尚書永嘉末王浚爲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

茲黎元羈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岵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麤醜正尚晉之遺藩雖欣聖化義岵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間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旣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忍爲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爲長樂太守及勒替

號未遑制度與王波爲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太中大夫遷司徒及季龍之世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鼓並以文才知名鼓仕季龍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鼓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鼓馬奔段遼爲人所獲魚誣鼓使已以季龍當襲鮮卑告之爲備時季龍適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季龍悉誅挹鼓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爲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以族人峙子邁爲嗣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盾少歷顯位永嘉中爲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與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爲兵有不奉法者罪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旣薨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元海遣將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與奔淮陰妻子爲賊人所得與又誘盾降趙固固妻盾女有寵盾向女涕泣固遂殺之盾弟邵字道期元帝爲安東將軍以邵爲長史王導爲司馬二人相與爲深交徵爲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

晉書列傳 卷五  
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而卒於軍  
中及王導爲司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  
得獨登此位導子仲孫與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爲  
敬豫焉

楷第綽字季舒器宇宏曠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  
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  
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  
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卽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  
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東  
海王越引爲主簿後爲越子毘所害初裴王二族盛

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爲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  
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顧比  
王戎邈比王玄云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  
乏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  
則聲蓋朋僚稱爲領袖楷則機神幼發自以清通俱  
爲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贊曰世旣須才才膺世至高平沉敏蘊茲名器鉅鹿  
自然亦云經筍媧皇鍊石晉圖開秘頽有清規承家  
求媚

音義

采入

武移反

頤

魚毀反

給之

音待

之石

矍

居縛反

仿佛

上方

往反下

從伯

畿

巨永反

庚鼓

五來反

穀

音角

冷

音零

晉書列傳卷五終

晉書列傳卷六

衛瓘

子恒

孫瓌

玠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暲漢明帝時以儒學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覲魏尚書瓘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真靜有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閬鄉侯弱冠為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為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踈甚為傳嘏所重謂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卽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

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卿。瑋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瑋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瑋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瑋先收艾。會以瑋兵少欲令艾殺瑋。因加艾罪。瑋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瑋。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瑋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瑋營。瑋輕出迎之。僞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瑋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瑋。瑋不許。因相疑貳。瑋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瑋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瑋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瑋慰勞諸軍。瑋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瑋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瑋。瑋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瑋至外

解服鹽湯大吐。瑾素羸，便以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瑾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瑾於是部分諸將，群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瑾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旣而赦焉。及瑾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事平，朝議封瑾、瑾以尅蜀之功，群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奉旗之效，固讓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以餘爵封弟實、開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於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爲邊害。瑾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瑾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爲亭侯。瑾六男，無爵。

悉讓二弟遠近稱之累求入朝既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鎮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勅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貴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瓘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間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人弃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



未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群縣之宰。卽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卽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旣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

事。璿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璿託醉。因詭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璿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璿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璿。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璿不平。駿復欲自專權。重宣若離婚。璿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璿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曰。司空璿年未致仕。而遜讓。歷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真之風。實感吾心。今聽其所執。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及大

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厨田十頃園  
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簾褥主者務令優備  
以稱吾崇賢之意焉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  
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  
卽位復瓘千兵及楊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綬綬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  
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瓘贊  
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  
得騁已淫虐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謗瓘與亮欲爲伊  
霍之事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黃門齋詔授瑋  
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  
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  
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子恒猷裔  
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恒二子瑒玠時在  
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  
免乎身爲名士位居摠帥旣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  
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  
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  
歲餘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而葬之初瓘  
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隨兵

晉書列傳 卷六  
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  
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  
言春秋之失其畧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  
等執黃幡擗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認詔當  
免即便奉送章綬雖有兵仗不施一刃重救出第單  
卓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以下卽承詐僞  
違其本文輒戮宰輔不復表上橫收公子孫輒皆行  
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爲楚王所誑誤非  
本同謀者皆弛遣如書之旨謂里舍人被驅逼齋白  
杖者耳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况乎手害功臣賊殺

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赦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  
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讐  
賊不滅寃魂永恨訴於窮蒼酷痛之臣悲於明世臣  
等身被創痍殞歛始訖謹條瓘前在司空時帳下給  
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小孫名字晦後轉給  
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門  
開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齋僞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  
公出第晦按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  
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  
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爲考晦一人衆奸皆

出乞驗盡情偽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璫舉門無  
辜受禍乃追璫伐蜀勲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謚  
曰成贈假黃鉞

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秘  
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恒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  
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  
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口  
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  
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

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  
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  
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  
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  
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  
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  
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  
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  
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  
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

玉世貞曰  
通傳可作  
字賦字譜

鬚髯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  
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  
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  
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  
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旣泯  
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僞靡分  
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  
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  
執臣而虧其旁雲委地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  
萃蕞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  
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  
無門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  
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  
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  
或縱肆阿那若流酥懸羽靡靡絲絲是故遠而望之  
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  
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  
玄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  
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  
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  
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  
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  
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  
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  
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  
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  
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  
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  
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

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  
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謬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  
所以書幡信也又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  
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  
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  
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  
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畱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  
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  
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  
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武龜

文鍼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緇揚波振擊鷹跼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綠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撫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止詰屈離婁不能視其卻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摘華艷於純素爲學士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愼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頽仰舉大畧而論旃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

孫籍

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翫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象。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獨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旣弘。體象有度。煥若雲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窮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蜚蠊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籟設張。庭燎飛烟。嶄巖巖。嗟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竒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美。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援。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



晉書列傳 卷之六  
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  
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  
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念念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  
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  
次伯英。又有姜孟頽。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  
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  
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  
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  
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  
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頽皇。寫彼鳥跡。  
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  
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  
蓋又簡畧。應時論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  
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  
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跂。志在飛移。  
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黝點點。狀似連珠。絕而不  
離。畜怒怫鬱。放逸生竒。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  
點邪附。似蝸蟾揭枝。絕筆收勢。餘縷糾結。若杜伯捷  
毒綠蟻。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隳焉若  
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

晉書列傳卷六  
宜畧舉大較，髣髴若斯。及瓘爲楚王瑋所構，恒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詰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恒還經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謚蘭陵真世子。二子璪、玠。

璪字仲寶，襲瓘爵。後東海王越以蘭陵益其國，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戶。懷帝卽位，爲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沒於劉聰。元帝以瓘玄孫宗嗣。

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摠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

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罔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容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水清女婚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爲大傅，西閣祭酒，拜太子洗馬。璪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

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諭深至。爲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明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今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所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群。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樑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常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爲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

唯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恒族弟展字道舒歷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爲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爲恐傷正教並奏除之中興建爲廷尉上疏宜復肉刑語在刑法志卒贈光祿大夫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鷓鴣賦以自寄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群形於萬類惟鷓鴣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翩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鷹鷂過猶俄翼尚何懼於罟罟翳蒼蒙龍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集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萑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爲資

無誘慕於世。僞鵬鵠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鷓雞  
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  
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  
終爲戮於此世。蒼鷹鷲而受絀。鸚鵡慧而入籠。屈猛  
志以服養。塊幽繫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  
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  
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支巨爵。踰  
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飄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瓌  
足偉也。陰陽陶烝。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  
鷯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  
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留阮  
籍見之。嘆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  
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  
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  
多見施用。遂卽真。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  
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  
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  
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  
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厲。逼令  
攝事。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以爲不可。唯

華贊成其計其後祐疾篤帝遣華請祐問以伐吳之計語在祐傳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美衆軍旣進而未有尅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尅及吳滅詔曰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祐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美定權畧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勲其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爲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吏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旣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類歲豐稔士馬彊盛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統卽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

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愚冗  
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  
統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  
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  
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  
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  
然耳鍾會才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  
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美無遺策  
功在不賞韡張跋扈遂邁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  
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  
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旣已  
然微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  
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  
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  
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  
據方鎮摠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  
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  
列侯朝見惠帝卽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  
和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  
將廢皇太后會群臣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爲

晉書列傳 卷六  
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  
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  
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  
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  
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  
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瑾  
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  
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  
騎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  
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倚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  
華庶族儒雅有籌畧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  
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  
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  
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  
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  
忠勲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議中詔敦譬乃受數年  
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  
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  
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



晉書列傳 卷六  
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  
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  
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又如林  
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  
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  
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  
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  
猶不免罪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  
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群臣莫敢有言  
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  
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  
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  
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  
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  
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  
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羗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  
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奸人  
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  
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氐  
羗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旣還諂事賈后因求

晉書及傳 卷六  
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玉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栢識者以爲不祥又華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躄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必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

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鮮。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鮮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鮮。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蛇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

劉良翁曰  
在物理總  
山崩鍾鳴  
之類

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其尋之。

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上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日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上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後倫秀伏誅。齊王罔輔政。摯虞致箋於罔曰。聞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

晉書列傳卷六  
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  
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  
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  
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  
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  
所不責也罔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  
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  
容之間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  
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  
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是解系解結  
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  
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維新之命然此等諸侯未蒙  
恩理昔欒郤降在阜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絕功臣  
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在職思納  
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群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  
稱其冤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  
違者久之太安二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  
古而有故司空壯武公華竭其忠貞思翼朝政謀謨  
之勲每事賴之前以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  
讓至于八九深陳大制不可得爾終有顛敗危辱之

晉書列傳 卷六  
慮辭義懇誠足勸遠近華之至心誓於神明華以伐  
吳之勲受爵於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  
踰前大賞華之見害俱以奸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  
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  
符策遣使吊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  
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  
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  
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二子禕  
禕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  
避儒博曉天文散騎常侍同時遭害禕子輿字公安

襲華爵避難過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 劉卞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  
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  
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  
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  
掾之精者云何以爲亭子令卽召爲門下史百事疎  
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卽使就學無  
幾卞兄爲太子長兵旣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  
兄役令曰祖秀才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

晉書列傳卷之六  
大學試經爲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  
劉卞非爲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爲  
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簡畧堪大不堪小不如作  
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爲吏部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  
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郎所歷皆稱職累  
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入爲左衛率知賈后廢太  
子之謀甚憂之以計于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賈  
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卞爲輕車將  
軍雍州刺史卞知言泄恐爲賈后所誅乃飲藥卒初  
卞之并州昔同時爲須昌小史者十餘人祖饒之其  
一人卿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  
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  
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遵乎險轍理有  
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  
固以赴蹈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  
承劔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贊曰賢人委質道映凌寒尸祿觀敗吾生未安衛以  
賈滅張由趙殘忠於亂世自古爲難

音義

覬

凡利反

闕

安雲反

眩

縣音

菑

音

敦

屯音

蚊

音

籀

音

胡母

無音

振擊

幽結反

郤

音

般

仰

說文頹低頭也 大史

望

上於遠反

虞

音

佛

較

音

階

徒狠反

蒞

音

翬

反

屐

音

躄

音

皁

音

皁

反

要

音

皁

音

皁

音

皁

宗室傳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  
 達宣帝字仲達孚弟旭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  
 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孚溫  
 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  
 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  
 於人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內嘗罹罪譴孚往省之遂  
 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木清選官  
 屬以孚為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



後乃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侍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群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邪？」孚與尚書和洽罷群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天子以卽位。是爲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論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爲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除黃門侍郎，加騎都尉。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遣前將軍于禁還，久而不至。天子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奕世相繼，惟強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大軍臨江，責其違言。吳遂絕不貢獻。後出爲河內典農，賜爵關內侯。轉清河太守。初，魏文

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  
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  
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  
支尚書孚以爲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  
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  
步騎二萬以爲二部爲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  
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  
陣春夏脩田桑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後  
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令及大將軍  
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孚不視庶事但正  
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屯司馬門以功  
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  
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禁之孚次壽春遣母丘儉文欽  
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功者借人之力以爲  
功且當詐巧不可力爭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  
望風而退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  
或欲兩書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  
本國之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  
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  
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

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  
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  
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  
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  
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  
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  
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攷之，尊  
稱皇帝，赫赫無二。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諡號，  
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爲天皇之尊同於  
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爲天皇之后同

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  
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從孚議，  
遷司空代王凌爲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州刺  
史王經戰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  
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維退，孚還京師，轉太傅  
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於股，哭之  
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  
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  
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  
帝以孚屬尊，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

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獻欬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勲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爲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條。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爲羣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內有親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費而經用不豐，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旣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華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

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槨，歛以時服。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勲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願在位朕之所倚庶，永百齡，諮仰訓導，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動左右，給鑿輅輕車，介士武賁。

晉書列傳 卷七  
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配饗太廟九子  
邕望輔翼晃環珪衡景

邕字子魁初爲世子拜步兵校尉侍中先孚卒追贈  
輔國將軍諡曰貞邕子崇爲世孫又早夭泰始九年  
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爲安平王立四年咸寧三年薨  
諡曰穆無子國絕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仕郡  
上計吏舉孝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  
郎將從宣帝討王浚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  
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

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數待筵宴公性急  
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  
乘武賁五人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歸晉室  
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爲征西將軍持節  
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  
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得爲寇關  
中賴之進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禁兵  
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何曾爲司徒武帝受禪  
封義陽王邑萬戶給兵二千人泰始三年詔曰夫尚  
賢庸勲尊宗茂親所以體國經化式是百辟也且台

晉書列傳卷之六  
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政典爲首司徒中領  
軍以明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大命出典  
方任入贊朝政文德旣著武功宜暢逮朕嗣位彌道  
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  
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叅軍事六人  
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并前三十假葆羽鼓  
吹吳將施績寇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二  
萬出屯龍陂爲二方重鎮假節加大都督諸軍事會  
荊州刺史胡烈距績破之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  
寇芍陂望又率諸軍以赴之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馬

皓率衆向壽春詔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據淮北皓  
退軍罷泰始七年薨時年六十七賻贈有加望性儉  
吝而好聚歛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奕  
洪整懋奕至黃門郎先望卒整亦早亡以奕子奇襲  
爵奇亦好畜聚不知紀極遣三部使到交廣商貨爲  
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詔貶爲三縱亭侯更以章武王  
威爲望嗣後威誅復奇爲棘陽王以嗣望

河間平王洪字孔業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仕魏歷  
位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封襄賁男武帝受禪封河  
間王立十二年咸寧三年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

武其後威既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爲洪嗣混歷位散  
騎常侍薨及洛陽陷混諸子皆沒于胡而小子滔初  
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南過與新蔡太妃  
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並沒在遼東章武國絕  
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  
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旁  
親按滔既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承  
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里雖阻  
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  
劉羣盧湛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滔今未得便

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  
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  
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遠襲章武滔歷位散騎常侍  
薨子休嗣休與彭城王雄俱奔蘇峻峻平休已戰死  
弟珍年八歲以小弗坐咸和六年襲爵位至太宗正  
薨無嗣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位至游擊大將軍薨  
子秀嗣義熙元年爲桂陽太守秀妻桓振之妹振作  
逆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除

威字景曜初嗣洪威寧三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  
義陽王望威凶暴無操行諂附趙王倫元康末爲散

騎常侍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以威爲中書令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換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隨穆王整兄奕卒以整爲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先父望薨追贈冠軍將軍武帝以義陽國一縣追封爲隨縣王子邁嗣太康九年以義陽之平林益邁爲隨郡王

竟陵王林字孔偉初封樂陵亭侯起家叅相國軍事武帝受禪封東平王邑三千九十七戶入爲散騎常侍尚書林善諂諛曲事楊駿及駿誅依法當死東安公繇與林善故得不坐尋遷大鴻臚加侍中繇欲擅朝政與汝南王亮不平亮託以繇討駿顧望免繇林等官遣林就國林遂殖財貨奢僭踰制趙王倫篡位召還及義兵起倫以林爲衛將軍都督諸軍事倫敗林免官齊王冏輔政繇復爲僕射舉林爲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成都王穎輔政進林爲衛將軍會惠帝北征卽以林爲車騎將軍都督如故使率衆赴鄴蕩陰之役東海王越奔于下邳林不納越乃還國帝旣西幸越總兵謀迎大駕林甚懼長史王脩說曰東海宗室重望今將興義公宜舉徐州以授



晉書 卷之九  
之此克讓之美也。林從之，乃自承制都督兖州刺史，車騎將軍。表於天子。時帝在長安，遣使者劉虔，即拜焉。林慮兖州刺史苟晞不避已，乃給虔兵，使稱詔誅晞。晞時已避位。林在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晞還兖州，徙林都督青州。諸軍事。林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豫州刺史劉喬相結。虓遣將田徽擊林。破之。林走還國。帝還洛陽，林乃詣闕。及懷帝踐祚，改封竟陵王。拜光祿大夫。越出牧豫州，留世子毗。及其黨何倫訪察宮省。林白帝討越，乃合衆襲倫，不剋。帝委罪於林。林奔竄，獲免。越薨，乃出。及洛陽傾覆，爲

亂兵所害

太原成王輔魏，未爲野王太守。武帝受禪，封渤海王。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戶。泰始二年，之國後爲衛尉。出爲東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咸寧三年，徙爲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太康四年，入朝。五年，薨。追贈鎮北將軍。永平元年，更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弘立。元康中，爲散騎常侍，後徙封中丘王。三年，薨。子鑠立。翼字子世少，歷顯位。官至武賁中郎將。武帝未受禪而卒。以兄邕之支子承爲嗣，封南宮縣王。薨。子祐嗣立。承無後。

晉書列傳 卷七  
下邳獻王晃字子明魏武封始亭侯拜黃門侍郎改封西安男出爲東莞太守武帝受禪封下邳王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晃孝友貞廉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後爲長水校尉南中郎將九年詔曰南中郎將下邳王晃清亮中正體行明潔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識其以晃爲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晃以疾不行更拜尚書遷右僕射久之出爲鎮東將軍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惠帝卽位入爲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將誅楊駿以晃領護軍屯東掖門尋守尚書令遷司空加侍

中令如故咸寧六年薨追贈太傅二子哀縉哀早卒縉有篤疾別封良城縣王以太原王輔第三子韓爲嗣官至侍中尚書早薨子韶立  
太原烈王瓌字子泉魏長樂亭侯改封貴壽鄉侯歷振威將軍秘書監封固始子武帝受禪封太原王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袞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瓌乃心忠篤智器雅亮歷位文武有幹事之績出臨封土夷夏懷附鎮守許都思謀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贈前將軍子顯立徙封河間王別有傳

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才望魏高陽鄉侯歷河南令進封汝陽子拜給事黃門侍郎武帝受禪封高陽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戶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孚年高乞留供養拜尚書遷右僕射十年薨詔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珪有美譽於世而帝甚悼惜之無子詔以太原王輔子緝襲爵緝立五年咸寧四年薨諡曰哀無子太康二年詔以太原王瓌世子顥子訟爲緝後封真定縣侯

常山孝王衡字子平魏封德陽鄉侯進封汝陽子爲駙馬都尉武帝受禪封常山王邑三千七百九十戶二年薨無子以安平世子邕第四子敦爲嗣

沛順王景字子文魏樂安亭侯歷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沛王邑三千四百戶立十一年咸寧元年薨子韜立

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魏魯相東武城侯煊之子也初襲封拜穴從僕射武帝受禪封彭城王邑二千九百戶出爲北中郎將都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中入朝賜袞冕之服咸寧元年薨子元王植立歷位後將軍尋拜國子祭酒太僕卿侍中尚書出爲安東

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淮南王允鎮壽春未發或  
云植助允攻趙王倫遂以憂薨贈車騎將軍增封萬  
五千戶子康王釋立官至南中郎將持節平南將軍  
分魯國蕃薛二縣以益其國凡二萬三千戶薨子雄  
立坐奔蘇峻伏誅更以釋子紘嗣

紘字偉德初封唐邑縣公建興末元帝承制以紘繼  
高密王據及帝卽位拜散騎侍郎遷翊軍校尉前將  
軍雄之誅也紘入繼本宗拜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  
尋遷太宗正秘書監有風疾性理不恒或欲上疏陳  
事歷示公卿又杜門讓還章印貂蟬著杜門賦以顯

其志由是更拜光祿大夫領大宗師常侍如故後疾  
甚馳騁無度或攻劫軍寺或打傷官屬醜言悖詈誹  
謗上下又乘車突入端門至太極殿前於是御史中  
丞車灌奏劾請免紘官下其國嚴加防錄成帝詔曰  
王以明德茂親居宗師之重宜敷道養德靜一其操  
而頃游行煩數冒履風塵宜令官屬已下各以職奉  
衛不得令王復有此勞內外職司各慎其局王可解  
常侍光祿宗師先所給車牛可錄取賜米布牀帳以  
養疾咸康八年薨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二子  
玄俊玄嗣立會庚戌制不得藏戶玄匿五戶桓溫表

玄犯禁收付廷尉既而宥之位至中書侍郎薨于弘  
之立位至散騎常侍薨子邵立薨子崇之立薨子緝  
之立宋受禪國除

恭王俊字道度出嗣高密王略官至散騎常侍薨子  
敬王純之立歷臨川內史司農少府卿太宰右長史  
薨子恢之立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脩謁洛陽園  
陵宋受禪國除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魏陽亭侯  
補陽翟令遷扶風太守武帝受禪封隴西王邑三千  
二百戶拜游擊將軍出爲兖州刺史加鷹揚將軍遷

使持節都督寧爲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  
史稱疾不行轉安北將軍代兄權督鄴城守事遷安  
西將軍都督關中事太康初入爲散騎常侍前將軍  
領鄴城門校尉以疾去官後代下邳王晃爲尚書左  
僕射出爲鎮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假節代扶風王  
駿都督關中軍事以疾還京師永熙初代石鑿爲司  
空尋領太子太保及楊駿誅秦領駿營加侍中給步  
兵二千五百人騎五百匹泰固辭乃給千兵百騎楚  
王瑋之被收秦嚴兵將救之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  
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宜遣人叅審定問泰從之

瑋既誅乃以泰錄尚書事遷太尉守尚書令改封高密王邑萬戶元康九年薨追贈太傅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雖並不能振施其餘莫得比焉泰四子越騰略模越自有傳騰出後叔父弟略立孝王略字元簡孝敬慈順小心下士少有父風元康初愍懷太子在東宮選大臣子弟有名稱者以爲賓友略與華恒等並待左右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秘書監出爲安南將軍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遷安北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略逼青州刺史程牧牧避之略自領州永興初愍令劉根起兵東萊誑惑百姓衆以萬數攻略於臨淄略不能距走保聊城懷帝卽位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兆流人王迺與叟人郝洛聚衆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叅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洛等討迺爲迺所譎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攄統曠等進逼迺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退走攄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迺迺降尋進開府加

晉書列傳卷之七十五  
散騎常侍永嘉三年薨追贈侍中太尉子據立薨無子以彭城康王子紘爲嗣其後紘歸本宗立紘子俊以奉其祀

新蔡武哀王騰字元邁少拜冗從僕射封東嬴公歷南陽魏郡太守所在稱職徵爲宗正遷大常轉持節寧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惠帝討成都王穎六軍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率衆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率鮮卑騎擊斌騰爲後係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陽進騰位安北將軍永嘉初遷車騎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又以迎駕之勲改封新蔡王初騰發并州次于真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其後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爲羣盜起於清河鄆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爲辭載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桓從事中郎蔡克等又爲豐餘黨

所害及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並盡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爲用遂致於禍及荀晞救鄴桑還平陽于時盛夏尸爛壞不可復識騰及三子骸骨不獲庶子確立

莊王確字嗣安歷東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永嘉末爲石勒所害無子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其後復以汝南威王祐子弼爲確後太興元年薨無子又以弼弟邈嗣確位至侍中薨子晃立拜散騎侍郎桓溫廢武陵王免晃爲庶人徙衡陽孝武帝

立晃弟崇繼邈後爲奴所害子惠立宋受禪國除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初封平昌公惠帝末拜冗從僕射累遷太子庶子員外散騎常侍成都王穎奔長安東海王越以模爲北中郎將鎮鄴永興初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藩樓權郝昌等攻鄴模左右謀應之廣平太守丁邵率衆救模范陽王虓又遣兗州刺史荀晞援之藩等散走遷鎮東大將軍鎮許昌進爵南陽王永嘉初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代河間王顥鎮關中模感丁邵之德勅國人爲邵生立碑



時關中饑荒百姓相噉加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鐘鼎爲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表徵模爲司空遣中書監傅祗代之模謀臣淳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旣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並在朝廷若自強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之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表遣世子保爲西中郎將東羌校尉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率衆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以郡迎苞模遣軍司謝班伐疋疋退奔盧水其年進位太尉大都督

洛京傾覆模使牙門趙染成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怒率衆降于劉聰聰使其子粲及染攻長安模使淳于疋距之爲染所敗士衆離叛倉庫虛竭軍祭酒韋輔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從之遂降于染染箕踞攘袂數模之罪送詣粲粲殺之以模妃劉氏賜胡張本爲妻子保立

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初拜南陽國世子模遇害保在上邽其後賈疋死裴苞又爲張軌所殺保全有秦州之地自號大司馬承制置百官隴右氏羌並從之涼州刺史張寔遣使貢獻入愍帝卽位以保爲

右丞相加侍中都督陝西諸軍事尋進位相國模之  
敗也都尉陳安歸於保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羌  
寵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  
不許春等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  
請保貢獻不絕愍帝之蒙塵也保自稱晉王時上邽  
大饑士衆窘困張春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  
史稱藩於劉曜春復等保奔桑城將投于張寔寔使  
兵迎保寔禦之也是歲保病薨時年二十七保體質  
豐偉嘗自稱重入百觔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無子  
張春立宗室司馬瞻等保後陳安舉兵攻春春走瞻

降于安安送詣劉曜曜殺之安奉保喪以天子禮葬  
于上邽諡曰元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彭城王權季弟也初爲諫議大  
夫秦始皇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子虓立  
虓字武會少好學馳譽研攷經紀清辨能言論以宗  
室選拜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出爲安南將軍都督豫  
州諸軍事持節鎮許昌進位征南將軍河間王顥表  
立成都王穎爲太弟爲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陽虓  
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  
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年太宰與臣

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啓成都王穎以爲國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爲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險詖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下謬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宮文武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孑遺臣等雖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旣惜所在興異又以太宰惇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爲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爲國效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卽太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強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旣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翻之後爲天下所罪故不卽西還耳原其本事實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名令福流子孫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實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勲旣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爲陛下致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爲一張方實爲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愚以爲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選舉受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諮此則二伯述

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羣  
后申志時定王室如加方官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  
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  
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安  
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  
推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勲此是臣等所以  
嘆息歸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羣望遂撫幽朔長  
爲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  
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而復曜乞  
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又表曰成  
都王失道爲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  
遺體陛下羣弟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海內所爲  
匆匆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廢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  
許若廢黜尋有禍害旣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  
恒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內省悲慙無顏  
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於是虓先率衆台許屯  
於滎陽會惠帝西遷虓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  
等刑白馬唾血而盟推東海王越爲盟主虓都督河  
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  
等節度乘虛破許虓自拔渡河王浚表虓領冀州刺

晉書列傳 卷七  
史資以兵馬虓入冀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河間  
王顥聞喬敗斬張方傳首於越越與虓西迎帝而顥  
出奔於是奉天子還都拜虓爲司徒永興三年暴疾  
薨時年三十七無子養模子黎爲嗣黎隨模就國於  
長安遇害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宣帝弟魏鴻臚丞恂之子也任  
魏關內侯進封平昌亭侯歷典軍郎將景元二年轉  
封武城鄉侯督鄴城守諸軍事北中郎將五等建封  
祝阿伯累遷冠軍將軍武帝受禪封濟南王泰始二  
年薨二子耽緝耽嗣立咸寧三年徙爲中山王是年

薨無子緝繼以都王穎以緝爲建威將軍與石照等  
率衆距王浚沒於陣薨無子國除後遂之曾孫勲字  
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爲  
子及壯便弓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關右還自列  
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冠軍將軍濟南惠王遂之曾  
孫略陽太守瓘之子遂拜謁者僕射以勇聞庾翼之  
鎮襄陽以梁州刺史援桓宣卒請勲代之初屯西城  
退守武當時石季龍死中國亂雍州諸豪帥馳告勲  
勲率衆出駱谷壁于懸鈎去長安二百里遣部將劉  
煥攻長安又拔賀城於是關中皆殺季龍太守令長

以應勲勲兵少未能自固復還涼州永和中張琚據  
隴東遣使招勲勲復入長安初京兆人杜洪知勲憚  
琚兵強因說勲曰不殺張琚關中非國家有也勲乃  
僞請琚於坐殺之琚弟走池陽合衆攻勲頗戰不利  
請和歸梁州後桓溫伐關中命勲出子午道而爲符  
雄所敗退屯于女媧堡俄遷征虜將軍監關中軍事  
領西戎校尉賜爵通吉亭侯爲政暴酷至於治中別  
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卽於坐梟斬之或引弓自  
射西北患其凶虐在州常懷據蜀自僭僞之意桓溫  
聞之務相綏懷以其子康爲漢中太守勲逆謀已成  
憚益州刺史周撫未發及撫卒遂擁衆入劍閣梁州  
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並切諫勲皆誅之自號梁  
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溫遣朱序討勲勲兵潰爲序所  
獲及息龍子長史梁憚司馬金壹等送于溫溫並斬  
之傳首京師

譙剛王遜字子悌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也仕魏關  
內侯改封城陽亭侯參鎮東軍事拜輕車將軍羽林  
左監五等建徙封涇陽男武帝受禪封譙王邑四千  
四百戶泰始二年薨二子隨承定王隨立薨子邃立  
沒于石勒元帝以承嗣遜閔王承字敬才少篤厚有

晉書及傳 卷七  
志行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遷廣威將軍安夷護軍  
鎮安定從惠帝還雒陽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漸  
亂開行依征南將軍山簡會簡卒進至武昌元帝初  
鎮揚州承歸建康補軍諮祭酒愍帝徵爲龍驤將軍  
不行元帝爲晉王承制更封承爲譙王太興初拜屯  
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承居官儉約家無  
別室尋加散騎常侍輔國左軍如故王敦有無君之  
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  
任足矣而新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  
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內

史沈克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  
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加何  
承曰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頻受過  
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  
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  
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  
無益也於是詔曰夫王者體天理物非羣才不足濟  
其務外建賢哲以樹風聲內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  
太公封齊伯禽居魯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議也  
我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鎮統東夏汝南

文武總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關右爰暨東嬴作司  
并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得替舊章乎散騎常  
侍左將軍譙王承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蕃左右恭  
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  
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腹  
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等並  
爲州牧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  
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  
未見知耳鈔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  
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

武何能爲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  
自儉約乘葦茭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爲  
已患許稱北伐悉召境內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與  
之敦尋構難遣叅軍桓熙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  
擊請承以爲軍司以軍期上道承嘆曰吾其死矣地  
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  
義天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  
義無有貳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  
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太  
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僞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



是與悝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  
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囚桓胤馳檄湘川指期至  
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  
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  
澹澹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又將軍李恒田嵩  
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  
而城池不固人情振恐或勸承去投陶侃又云可退  
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  
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初安南將  
軍甘卓與承書勸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

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網暫  
圮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  
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閭閻託宗皇屬仰豫密  
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布心伯仁諸賢扼腕岐  
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  
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  
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攄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  
舟楫未備魏又李恒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  
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笑發自深衷執讀  
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

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賸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子無忌立

烈王無忌字公壽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楊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

子丹楊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讐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禮國爲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sup>以</sup>以贖論建元初遷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出爲輔國將軍長沙相又領江夏相尋轉南郡河東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隨桓溫伐蜀以勲賜少子愔爵廣晉伯進號前將軍永和六年薨贈衛將軍二子恬恬恬立

敬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門  
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  
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  
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  
朝憚之遷右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書  
轉侍中領左衛將軍補吳國內史又領太子詹事恬  
既宗室勲望有才用孝武帝時深仗之以爲都督交  
青冀幽并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  
將軍交青二州刺史假節太元十五年薨追贈車騎  
將軍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尚之立

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秘書郎遷散騎侍郎恬鎮京  
口尚之爲振威將軍廣陵相父憂去職服闋爲驃騎  
諮議參軍宗室之內世有人物王國寶之誅也散騎  
常侍劉鎮之彭城內史劉洸子徐州別駕徐放並以  
同黨被收將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  
不可廣宜釋鎮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並居列職每  
事仗焉乃從之兖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與豫州刺  
史庾楷並稱兵以討尚之爲名南連荊州刺史殷仲  
堪南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將軍王恂右將軍謝琰  
討恭尚之距楷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斬

楷將段方楷單馬奔于桓玄道子以尚之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尋進號前將軍允之爲吳國內史恢之驃騎司馬丹陽尹休之襄城太守各擁兵馬勢傾朝廷後將軍元顯執政亦倚以爲援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多匡諫者少王者尚納芻蕘之言況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蒙眷累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叱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濱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徹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故無他及元顯稱詔西伐命尚之爲前鋒尚之子文仲爲寧遠將軍宣城內史桓玄至姑熟遣馮該等攻歷陽斷洞浦焚尚之舟艦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奔于玄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十餘日譙國人韓連丁元等以告玄玄害之於建康市玄上疏以閔王不宜絕嗣乃更封尚之從弟康之爲譙縣王安帝反正追贈尚之衛將軍以休之長子文思爲尚之嗣襲封

譙郡王

文思性凶暴每違軌度多殺弗辜好田獵燒人墳墓數爲有司所糾遂與羣小謀逆劉裕聞之誅其黨與送文思付父休之令自訓厲後與休之同怨望稱兵爲裕所敗而死國除

恢之字季明歷官驃騎司馬丹楊尹尚之爲桓玄所害徙恢之等於廣州而於道中害之安帝反正追贈撫軍將軍

休之字季預少仕清塗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守及尚之戰敗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不捷乃還城携子姪奔于慕容超聞義軍起復還京師大將軍武陵王令曰前龍驤將軍休之才幹貞審功業旣成歷陽之戰事在機捷及至勢乖力屈奉身出奔猶鳩集義徒崎嶇險阻旣應親賢之舉宜委分陝之重可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領獲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到鎮無幾桓振復襲江陵休之戰敗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自沔攻振走之休之還鎮御史中丞王禎之奏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代之徵休之還京師拜後將軍會稽

內史御史中丞阮歆之奏亦之與尚書虞嘯父犯禁  
嬉戲降號征虜將軍尋復爲後將軍及盧循作逆加  
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坐公事免劉毅誅復以休之都  
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假  
節以子文思爲亂上䟽謝曰文思不能聿脩自貽罪  
戾憂懼震惶愧交集臣御家無方威訓不振致使  
子姪愆法仰負聖朝悚報兼懷胡顏自處請解所任  
歸罪闕庭不許後以文思事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  
宗之將共誅執政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並  
在都收付廷尉賜死劉裕親自征之密使遺休之治

中韓延之書曰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  
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䟽  
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  
僑舊爲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  
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  
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  
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揉  
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聞  
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惟駭何者莫知  
師出之名故也辱來䟽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

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欵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勲家  
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徃以微事見劾猶  
自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  
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  
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  
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子  
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  
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  
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  
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閭闔之  
門諸葛樊於左右之手其言詫語方伯襲之以輕兵  
遂使席上靡欵懷之士閭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  
笑良可恥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  
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  
與臧洪游於地下耳裕得書嘆息以示諸佐曰事應  
如此宗之聞裕向荊州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使  
文思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江津休之大敗遂  
與宗之俱奔于姚興裕平姚泓休之將奔于魏未至  
道死

允之字季度出後叔父愔襲爵廣晉伯歷位輔國將

軍吳國宣城譙梁內史王恭庾楷桓玄等內伐也會稽王道子命允之兄弟距楷破之元興初與兄恢之同徙廣州於道被害義軍起追贈太常卿從弟康之以子文惠襲爵宋受禪國除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少以分義稱安帝時為建威將軍荊州治中轉平西府錄事參軍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兒為翹以示不臣劉氏與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關又奔于魏

陪字敬王初封廣晉伯早卒無子兄恬以子允之嗣

高陽王睦字子友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歷侍御史武帝受禪封中山王邑五千二百戶睦自表乞依六藝祀臯陶鄒杞祀相立廟事下太常依禮典平議博士祭酒劉燾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並為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為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為睦立廟為後世子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咸寧三年睦遣使募徙國內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



晉書列傳卷之七  
易姓名詐冒復除者七百餘戶冀州刺史杜友奏睦  
招誘逋亡不宜君國有司奏事在赦前應原詔曰中  
山王所行何乃至此覽奏甚用憮然廣樹親戚將以  
上輔王室下惠百姓也豈徒榮崇其身而使民踰典  
憲乎此事當大論得失正臧否所在耳苟不宜君國  
何論於赦令之間耶其貶睦爲縣侯乃封丹水縣侯  
及吳平太康初詔復爵有司奏封江陽王帝曰睦退  
靜思愆改脩其德今有爵土不但以赦江陽險遠其  
以高陽郡封之乃封爲高陽王元康元年爲宗正薨  
於位世子蔚早卒孫毅立拜散騎侍郎永嘉中沒于

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譙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繼  
毅後立五年薨無嗣復以高密王純之子法蓮繼之  
宋受禪國除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  
通之子也初拜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  
百戶三年轉封任城王之國咸寧五年薨子濟立拜  
散騎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隨東海王越  
在項爲石勒所害二子俱沒有二弟順斌

順字子思初封習陽亭侯及武帝受禪順歎曰事乖  
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

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工邑千七百一十戶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子隱立薨子音立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爲藩翰諸父同虞號之尊兄弟受魯衛之社以爲歷紀長久本支百世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薨殂則枕尸流慟陳留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壽清徽至範爲晉宗英子孫

遵業世篤其慶高密風監清遠簡素寡欲孝以承親忠以奉上方諸枝庶實謂國楨新蔡南陽俱莅方嶽值王室多難中原蕪梗表義甄節效績艱危于時醜類寔繁凶威日逞勢懸衆寡相繼淪亡悲夫譙閔沉雄壯勇作鎮南服屬茲回肆亂稱兵內悔懷忠憤發建義湘川荆沔響應羣才致力雖元勳不立而誠節克彰垂裕後昆奕世貞烈豈不休哉勲托末屬稟性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遂棄親背主負恩放命憑庸蜀之饒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茲謀日深是以縉紳切齒攄積憤之志義士思奮厲忘身之節天道禍

淫應時蕩定昔汲黯猶在淮南寢謀周撫若存凶渠  
未發以邪忌正異代同規詩云自貽伊戚其勲之謂  
矣習陽憑慶枝葉守約懷逸棲情塵外希蹤物表顧  
匹夫之獨善貴達節之弘規言出身播猶為幸也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貞亮高密含和宗室之望新蔡  
遇禍忠全元喪譙門狗義力屈志揚勲自貽戚名損  
身亡順不恤忌流播遐方

音義

勑

渠眷反

郅

圭音圭

鑿

音鷲

賁

音奔

棘

力戟二音

襄

音相

堯

音氏

虺

許交反

韓

音偉

愷

古賢反

郤

弋都反

曼

音萬

噉

徒敢反

惇

音敦

緣

音息

鮮

反

膾

音魚

麀

音翼

叱

音齒

艦

音日

塗

音徒

匡

音匡

蓼

音了

香

音魚

紀

反說文

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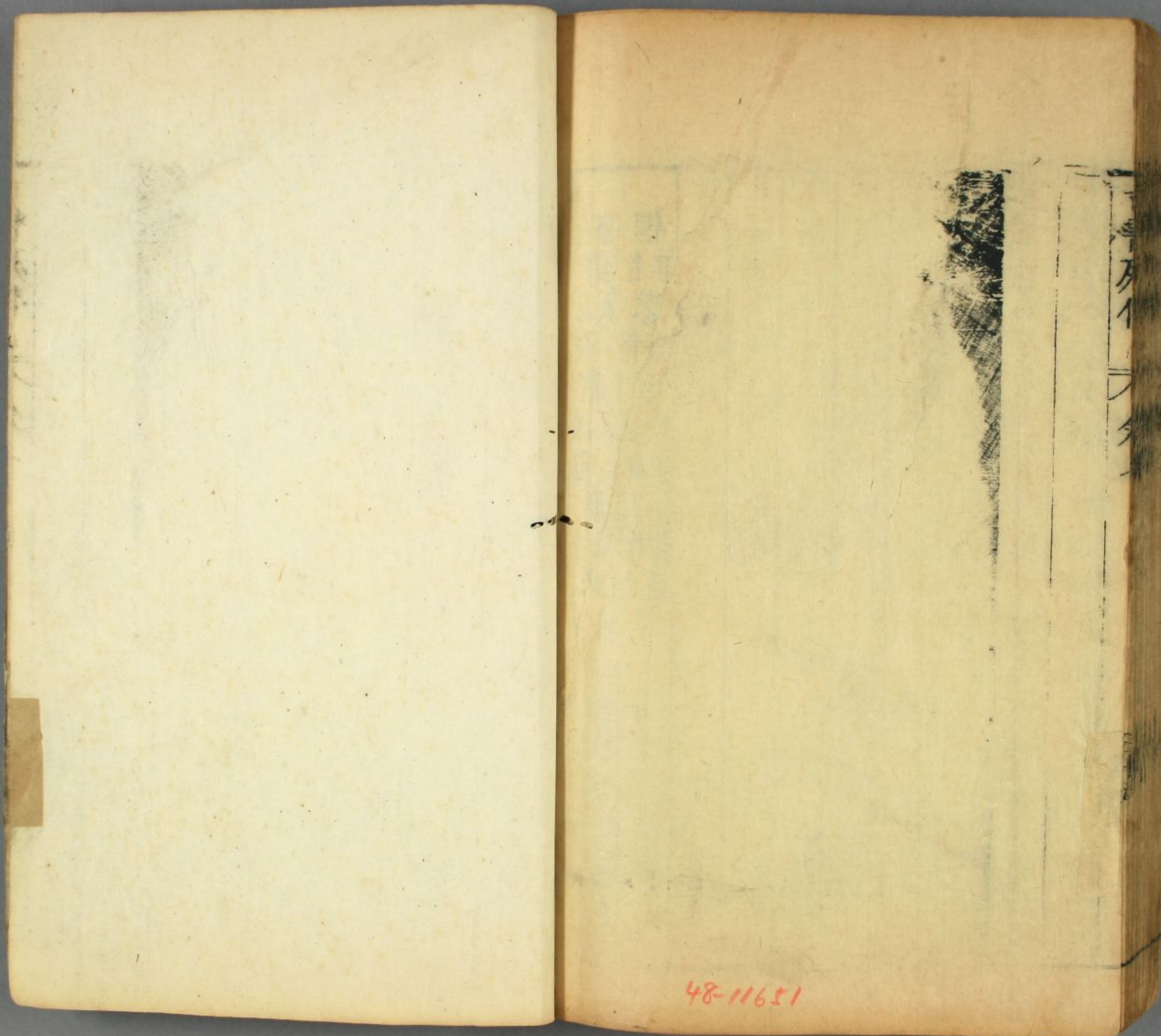
音嶷

晉書列傳卷七終

晉書列傳

卷七

三十六



48-11651

